



## 兴来独语

## 乡村的味道

卢海娟/文

办公室的窗外，隔着一片菜园，有几棵不成材的老柳树。

有一天，微风轻拂，窗口忽然传来柳树的味道，那是柳条被剥了皮，翠绿的皮筒光滑而柔韧，雪白的嫩枝上几乎滴出水来——热热的、生命的味道。

那味道青涩中不乏野性，微苦又隐约透出甜蜜，浓郁、热切，是含在嘴里的柳笛的味道。

伸出头去，没看到吹柳笛的孩子，只看到一个农人折了柳枝插在几棵菜苗之间，为刚刚栽下的茄子、辣椒遮阴。

恍然之间，仿佛回到了故乡，村路旁，多的是那种倔强的老柳树，它们的枝条不修长不婀娜，不会随风招摇迎接喜爱的眼光，因此也就不被人注意。它们在野地里自由自在生长，生火做柴也行，编筐窝窝织簸箕也行，随意折几根枝条赶鸡打狗也行……任人攀折，任人割刈。把折下来的一枝随意扔在沟渠旁、田垄边，只要沾了泥、沾了水，它就会蓬蓬勃勃地长起来，就像乡村的孩子。

柳树的味道就是生命最初的味道。

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味道：柳树的味道浓郁而又狂野，像淘气的少年郎；杨树的味道明丽清雅，像山里的新娘；松树高踞在村外的山上，守护着早已作了古的长者，它们的味道总是被一场痛快淋漓的雨传递过来，苍凉悠远，是岁月的味道。

庄稼的味道喜气洋洋：玉米苗淡淡的甜香像猫儿一样缠住人的脚步，以至于间苗时，总是忍不住掰下小苗绿中泛白的根部咬上一口，那是草叶的味道，微甜中透着苦味。大豆的苗儿味道嚣张，毛茸茸的小叶子刺得人鼻翼微微地痛；水稻把自己的味道隐藏在温热的水里，慢腾腾地长……

蔬菜的味道相互渗透、交融。为了节约用地，许多蔬菜套种在一起：土豆地里要撒上生菜和菠菜，茄子和芹菜套栽可以避免虫害。土豆是个有脾气的，从小就散发出一种辛辣的味道，这种味道依赖于阳光，阳光越足，土豆的味道就越浓烈，一场小雨就让它脾气尽失——洗过雨水澡的土豆苗萌萌的，完全是可爱的小清新。

生菜只有受伤时才会发出苦涩的味道，就像情人的眼泪；菠菜只有被煮过才会发出淡淡的味道，像胸怀亲人的乡下女子；小白菜总想争点什么，叶子上布满细小的刺，还要发出恐吓的味道，其实是在掩饰它的自卑；水萝卜不断向小白菜靠拢，因为低调而让自己的味道和别人几乎相同；芹菜是碰不得的，一碰，就沾染了它的味道，再没有谁的味道可以掩盖；韭菜更为倔强，把它吃到肚子里去，要整整一昼夜，才能把它的味道代谢掉……

每一种草都有自己的味道，它们相互渗透、相互融合，阳光下，发出一种复杂的、缠绵的、清新却带有一点苦涩的味道，这种味道是乳液状的，从鼻孔流淌进灼热的肺腑之中，丝绸一样柔柔地滑过，可以擦拭内心的戾气、荒凉与尘埃，让奔波的心停驻，让流浪的人被乡愁裹紧，让坚硬的眼泪瞬间珍珠一样晶莹跌落。

猫是有味道的，阳光、泥土、朝露、夜露，还有来自空洞世界的玄想，以及与时光和空虚的对峙，在它冰凉丝滑的华丽皮毛上，随着悸动的心微跳，随着曲折的血管奔跑，那是一种神秘的味道。

狗也是有味道的，这是个易于惹事的家伙，身上常常带着泥土的味道、雨水的味道、露珠的味道、花草的味道，连同狂欢后的焦躁，野地里奔跑的微风……狗不是个调味的高手，身上的味道多了，不知怎的就变了味儿，变成凡俗世界的腥臭刺鼻。

牲畜们大多臭烘烘的：羊的膻味儿，牛的草腥味儿，驴子的膻臭味儿——最爱干净的是马，农村有句俗语叫“马驴同槽，瘦马不瘦驴”，说的是马和驴子同一个槽子喂养，二者吃的饲料一模一样，但驴子身上的膻臭味儿会沾染到草料之上。马是非常喜欢洁净的动物，对驴子这种味道十分厌恶，沾染到这种味道的草料马是不肯吃的，驴子却是大快朵颐吃得膘肥体壮。

乡村，难免会有我们不喜歡却不得不面对的味道。

乡村的味道五花八门蓬蓬勃勃，想起来，一颗心忽然就活跃起来了。

## 四时好

## 秋来篱笆香

邓迎雪/文

秋天的篱笆是一道好看的风光。  
天一凉，丝瓜长得快了，没几天，翠绿的叶蔓就把篱笆遮得严严实实。绿叶间，明黄色的丝瓜花一朵又一朵地开了，空气中泛着好闻的馨香，把秋天都给染香了。篱笆上，一丛丛的黄花配着绿叶，美又不张扬，像季节唱给秋的歌谣，又像写给秋的情诗，恬淡、美好。

豆角和黄瓜也越发旺盛起来。相比酷暑高温和暴雨击打，一片凉秋最适合菜蔬生长。白色、紫色的豆角花在篱上盈盈开放，蝴蝶和蜻蜓也偶尔飞来凑热闹，不仔细看，还以为那蝴蝶就是豆角花。细长的豆角青嫩俊秀，挂在篱笆上，像抒情的琴键；绿色、紫色的眉豆如它的名字，形如秀眉，摘了一茬还有一茬。

邻家的猫咪最喜欢在篱笆下玩耍，篱上垂下的一朵花就够它津津有味地玩上半天。那只大黄狗比较高冷，懒懒地卧在树荫下发呆，偶尔面无表情地看几眼活泼的猫咪。几只小鸡来篱下刨食，运气好的话会找到蚂蚱和小虫，美美地吃上几口。有时无聊了，它们就在篱下刨土，扑腾着翅膀好像是在泥土里“洗澡”。

秋天，在篱笆上热闹的可不止菜蔬，牵牛花也竞相粉墨登场。

牵牛花像丝绸一样娇嫩，看起来像小喇叭，颜色有玫红也有浅紫和白色，虽是野花，但长得很美。它开起来恣肆泼辣，不管不顾，在篱上尽情绽放。有次我坐车路过一个小村，有家残破的老屋外面，一架篱笆全爬满了牵牛花。玫红色的花在篱上开得密密匝匝，成了一圈花墙，让人眼前一亮。老屋看来已久没有人住了，篱笆内荒芜一片，不知主人是否知道家门口的篱笆竟然美成这种样子。

我特别喜欢篱笆上的牵牛花。有年秋天我去北京植物园，只见一块四方方的绿地上用短竹扎成了篱笆。篱上，几株紫红色的牵牛花在秋风中闲闲地爬上了上来，那花色、气质竟然丝毫不逊色于篱内的菊花。

说到菊，自然是篱旁的菊最是好看，因为陶渊明那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一丛丛争奇斗艳的菊花就有了回味无穷的古诗意境。

秋天来了，去看看那些美丽的篱笆吧，那篱上的生机盎然和别样的乡村风情一定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。篱上的花香静静地溶在秋光里，让你感觉时光像一杯醇美的酒令人沉醉。



## 朝花夕拾

## 留将一面与槐花

张燕峰/文

城市的近郊，有一条长长的绿道，道路两旁种植着高大的槐树，枝繁叶茂，淡黄色的小朵极为繁密，一串又一串地高悬于枝头，掩映在绿叶丛中。那淡淡的香气，丝丝缕缕，沁人心脾。我漫步街头，恍惚间思绪飞到了乡下，飞到了儿时的岁月。

那时，爸爸还很年轻，却已经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学校长，与他交往的都是当地颇负盛名的名流雅士，真可谓是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。因此，我家便成了他们聚会的场所，家中经常是高朋满座。

我家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，枝干粗壮，树冠像一把在空中张开的绿伞。春末夏初，槐花开得妖娆，整个小院便氤氲在清新淡雅的香气中。树下有一张石桌，几张石凳。傍晚时分，爸爸的朋友便不请自来。他们坐在石桌前挥毫泼墨，逸兴遄飞；或者下几盘杀气腾腾的象棋；有时又品茗饮酒，高谈阔论。

风起时，老槐树淡黄的花朵簌簌落下，落在爸爸和他朋友们的头上、肩膀上，还有那些墨迹未干的大字或棋盘上。“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好香的雨！”我拍着手，笑着，跳着。叔叔们听了，连声夸奖我聪明，爸爸也哈哈大笑，弯腰把我抱了起来，用他温热的嘴唇亲吻着我的脸颊。爸爸的目光如泉水一样，汩汩流淌着慈爱，比那迷人的夜色还要温柔。

一个初秋的黄昏，清风徐徐，凉爽宜人。爸爸与朋友们在院子里边喝茶边纵情谈笑。不知何时，月亮已悄悄爬上了树梢，又慢慢升到中天，月光皎洁，铺天盖地的银色，如凌空展开了一道白练。远山、近树、围墙，还有人们家的屋顶，都浸润在月光中。这一切，像朦胧的梦。妈妈将刚刚泡好的普洱茶端了出来，殷勤地斟满了所有的茶杯。这时，风儿掠过树梢，老槐树枝叶轻摇，树影婆娑，落英缤纷，迷人的香气令人陶醉。大家沉浸在这如诗如画的景象中，谁也没有开口说话。

一会儿，爸爸好像从梦幻中醒来，他笑着说：“清代诗人何钱有一首诗《普和看梅云》：‘酒沾林外野人家，霁日当檐独树斜。小几呼朋三面坐，留将一面与梅花。’现在这里没有梅花，但槐花开得正盛，咱也附庸风雅，留将一面与槐花吧。”爸爸的话，赢得了朋友们的喝彩，他们纷纷起身，三面而坐，留出一面给那棵苍老的老槐树和满树灿烂的槐花。他们继续喝茶，谈诗论道。老槐树则像个沉默的智者，一言不发，只是偶尔传来几声枝叶相触的沙沙声。我说：“爸爸，你听，这是老槐树在捻着胡须偷偷地笑呢！”我的话把爸爸和叔叔们逗乐了，爽朗的笑声像长了翅膀的鸟儿一样，扑棱棱地飞出了小院，传得很远，很远……

时光如奔腾不息的河水，转眼间我离开乡下飘零天涯已是二十多年。当年那个满腹诗文、博学儒雅的爸爸已驾鹤西去。小院的老槐树，花开花谢，兀自寂寞。我想，如果老槐树有灵，一定与我一样，深深地怀念着爸爸，感念他那“留将一面与槐花”的美好情愫与浪漫诗意。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站在槐树下，我不禁泫然泪下。